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大事記解題卷十二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漢孝武皇帝建元六年春正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

解題曰天火曰災人火曰火按董仲舒傳仲舒爲

江都相中廢爲中大夫

中大夫秩雖卑乃宿衛親近之官而謂之中廢者蓋

有眷寵則爲要地無眷寵則爲散地耳

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便

殿災

顏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非是正殿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于陵上作之既有

正寢以象平生正就又立便殿爲休息閒宴之處

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

藁未上

謂之先是則仲舒之草奏非今歲也五行志載其奏曰天災若語陛下視親戚貴屬

在諸侯遠征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乃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反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五行志又云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與帝舅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逆言元朔六年乃發覺而伏辜時田蚡已死不及誅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灌夫告田蚡與淮南王交通之事觀之其謀夫人皆知之仲舒憂國之深故因天變而獻言然傳會已甚又犯不密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之戒此其所以得罪也蓋主父偃爲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中大夫時也

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于是下仲舒吏當

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五月丁亥太后竇氏崩

解題曰按外戚傳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合葬霸陵

六月癸巳丞相許昌免以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之言復申刑名百家之禁延文學儒者以百數

解題曰武帝卽位之初已罷申韓蘇張之言至于黃老以竇太后之故未敢廢也至是始禁之按史記儒林傳武帝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

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
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
言尙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高堂生言易自菑川
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及
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
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

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大司農韓安國擊之
閩越王弟餘善殺郢謝罪立無諸孫丑爲越繇王餘
善爲東越王

解題曰武帝卽位以來舉兵者再矣三年嚴助浮海之役以竇太后在上尙未敢以虎符發兵也及是歲竇太后旣崩遂命兩九卿將兵十萬

見淮南王安疏

分兩道擊閩越其志益肆矣然是兩役者皆兵未血刃而功已成此武帝所以益輕用兵與使用兵之初卽遇堅敵未必不爲天下之福也

以東海太守汲黯爲主爵都尉

解題曰按史記本傳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卽位黯爲謁者遷爲

滎陽令黯恥爲令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
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
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
指而已不苟小節多病卧閨內不出歲餘東海大
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務在
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當是時武帝方招文學儒者而質實皆有
愧于治黃老之汲黯此吾道所以不興也黯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
之顏色常慕傅伯應劭傳傅伯梁人爲孝王將素伉直袁盎之爲人
也盜名爲強直而實則任數黯之忠慙知慕其直而已不知其他也故盎之虛不足以害黯之實

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

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

來拜謁蚡不爲禮

按本傳蚡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

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

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

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

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致堂胡氏曰人君莫

大於修身而修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人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上默然怒變色而罷公卿皆爲黯懼上退

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

亮其心也

與匈奴和親

解題曰王恢之議實探帝意所以屈于韓安國者
蓋帝重違眾議而姑許之和親也故間一歲有馬
邑之役焉

遣唐蒙通西南夷置犍爲郡

解題曰按地理志犍爲郡武帝建元六年開應劭
曰故夜郎國今嘉州又按西南夷列傳建元六年
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
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

一作苟音窶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似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 蒙問

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帥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

蜀笮關人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
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
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
犍爲郡

漢孝武皇帝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
解題曰按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止百
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此舉孝廉秀才之始也猶有鄉舉里選諸侯貢士
之遺法焉自漢至隋時有汙隆法有臧否其源流

要出于古至煬帝始變之

五月詔舉賢良文學帝親策之

解題曰本紀曰于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按公孫弘元光五年擢第猶在此詔後若董仲舒帝卽位之初以賢良對策拜江都相中廢爲中大夫坐論高廟高園殿災下吏皆在此詔前本紀誤矣

天星盡搖

解題曰按天文志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

主父偃徐樂嚴安上書言事皆以爲郎中

解題曰三子論征伐四夷之害與時事背馳武帝

亟召見獎擢之蓋所以開忠諫之路廣異同之議

也世言窮兵黷武者必曰秦皇漢武使三子者奏

疏于始皇之朝必干誹謗之辟矣一存一亡其分

在此

主父偃書曰夫兵則變生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生靡敝愁苦將吏則疑而外市尉佗

章邯

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

熟計之

而加察焉嚴安書曰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于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夫

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

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脇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

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
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守郡之權非特
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
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
此皆通鑑
所不載

通鑑載于元朔之年蓋附見于分封諸

侯王子弟之前一年以主父偃竊奏著仲舒高園
殿對考之高園殿火在建元六年距元朔改元八
年若主父偃果以是年初召見前此未嘗見武帝
安得竊仲舒草藁而奏之若召見親近之後方竊
奏仲舒奏稿則仲舒亦不應追論七八年前災異
也況田蚡死已久仲舒所謂貴而不正者果何所

指乎按主父偃傳元光元年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是歲去高園殿火纔一年耳仲舒之草奏論說蓋其時也偃方以口舌鼎貴忌仲舒能出己右而陷之亦好進者之常態今移三子上書于此年之末庶幾于事爲合

主父偃傳載三

子同時召見皆拜郎中而徐樂傳載其所上書有略蔚州建城邑乃元朔元年通鑑或亦據之然不若主父偃竊董仲舒奏稿事歲月明白况徐樂傳載既上書後以爲騎馬令不云除郎中與主父偃傳不同未

敢據也

漢武皇帝元光二年帝幸雍祠五時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

解題曰按封禪書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微伺得趙綰等奸利事召案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年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于先後